

四庫全書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天下同文集

目錄
卷八至

詳校官中書臣呂光復

助教臣常循覆勘

總校官進士

臣

朱鉉

校對官編修

臣

于鼎

謄錄監生

臣

錢熙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八

天下同文集

總集類

提要

臣等謹案天下同文集五十卷元周南瑞撰
南瑞始末未詳考吳澄支言集有贈周南瑞
序稱安成周南瑞敬修扁濂溪二字於室或
者議之又稱敬修之文詞固已早冠於鄉儒
之上自濂溪視之則陋也盍暫舍其所已學

而勉其所未學云云當即其人也澄序多不
滿之詞至稱其欲為濂溪後人當知其門戶
路徑是明以冒稱周子之裔誚之其人蓋好
趨附高名者觀其目錄未標隨所傳錄陸續
刊行八字其體例與今時庸陋坊本無異可
以概見也卷首有劉將孫序亦潦倒淺陋似
乎依託然其所載頗有蘇天爵文類所未收
而足資當日典故者如元史崔或上寶璽事

見於成宗本紀及或本傳未詳得璽月日是集所載崔或獻璽書文知為至元三十一年正月三十日又成宗本紀元貞元年三月乙巳朔安南世子陳日燁遣使上表并獻方物而安南國傳則紀其事於至元三十一年五月之下與本紀互異今考是集所載安南國王賀成宗登極表末云元貞元年三月初一日知列傳為誤書皆可以旁資考證其他文亦

多有可觀者其中十七卷十八卷三十一卷
三十四卷三十五卷四十一卷並闕蓋麻沙
舊式分卷破碎傳抄易於佚脫今既無別本
校補亦姑仍原本錄之以存其真焉乾隆四
十六年四月恭校上

總纂官臣紀昀臣陸錫熊臣孫士毅

總校官臣陸費墀

天下同文集原序

唐劉夢得叙柳子厚之集曰文章與時高下政厖而土
裂三光五岳之氣分大音不完故必混一而後振作者
槩以為知言予獨嘗謂夢得之辭則高矣美矣以其時
考之則未也唐之盛時在貞觀開元間其時稱歐虞褚
薛最後稱燕許大手筆今其文可覩也及貞元元和來
以韓柳著比至德為盛而去混一之初則有間矣才未
必皆福福亦自掩其才因使人思易所謂古人辭寡者

其福未易量也此則所謂時也吾取以叙周南瑞所刻
天下同文實甚宜嗚呼文章豈獨可以觀氣運亦可以
論人物予每讀漢初論議盛唐詞章及東京諸老文字
二千年間混一盛時僅此耳彼乍合暫聚者其萎弱散
碎固不得與於斯也然此盛時作者如渾河厚岳不假
風月為狀如偃松曲柏不與花卉爭妍風氣開而文采
盛文采極而光景消夢得之言之也不自知盛者已及
於極也方今文治方張混一之盛又開闢所未嘗有唐

蓋不足為盛縉紳先生創自為家述各為體功德編摩
與詩書相表裏下逮衡謠亦各有發民立極之學問南
瑞此編又得之鉅公大筆選精刻妙則觀於此者豈可
以尋行數墨之心胸耳目為足以領此哉自文選來唐
稱文粹宋稱文鑑皆偉然成書他日考一代文章者當
於此取焉時大德甲辰第一甲子日叙廬陵劉將孫撰

天下同文集原序

欽定四庫全書

天下同文集目錄

卷一

制誥

卷二

表牋

卷三

獻書

卷四

歌頌

卷五

記

卷六

記

卷七

記

卷八

記

卷九

碑

卷十

碑

卷十一

碑



卷十二

序

卷十三

序

卷十四

序

卷十五

序

卷十六

賦

卷十七

論

闕

卷十八

傳

闕

卷十九

書

卷二十

書

卷二十一

書

卷二十二

啓

卷二十三

牒

卷二十四

狀

卷二十五

議

卷二十六

說

卷二十七

說

卷二十八

贊

卷二十九

贊

卷三十

頌
闕

卷三十一

箴

卷三十二

銘

卷三十三

題跋

卷三十四

祝文

闕

卷三十五

祭文

卷三十六

祭文

卷三十七

辭

卷三十八

墓誌

卷三十九

墓誌

卷四十

墓誌

卷四十一

雜著

閻

卷四十二

詩

卷四十三

詩

卷四十四

詩

卷四十五

詩

卷四十六

詩

卷四十七

詩

卷四十八

詞

卷四十九

詞

卷五十

詞

天下同文集目錄

欽定四庫全書

天下同文集卷一

元 周南瑞 編

制誥

建國號制

上天眷命皇帝聖旨誕膺景命奄四海以宅尊必有美名紹百王而紀統肇從隆古匪獨我家且唐之為言蕩也先以之而著稱虞之為言樂也舜因之而作號馴至禹興而湯造爰名夏太以殷中世降以還事殊非古雖

乘時而有國不因義而制稱為秦為漢者蓋從初起之地名曰隋曰唐者又即始封之爵邑皆徇百姓見聞之狃習要一時經制之權宜槩以至公得無少貶我太祖聖武皇帝握乾符而起朔土以神武而膺帝圖四振天聲大恢土宇輿圖之廣歷古所無頃者者宿詣庭奏章申請謂既成于大業宜早定于鴻名在古制以當然於朕心乎何有可建國號曰大元蓋取易經乾元之義茲大治流形于庶品孰名資始之功予一人底寧於萬邦

尤切體仁之要事從因革道協天人於戲稱義而名固
匪為之溢美享休惟永尚不負于投艱嘉與敷天共隆
大號咨爾有衆體予至懷故茲詔示想宜知悉至元八
年十一月

大成加封制

上天眷命皇帝聖旨蓋聞先孔子而聖者非孔子無以
明後孔子而聖者非孔子無以法所謂祖述堯舜憲章
文武儀範百王師表萬世者也朕纂承丕緒敬仰休風

循治古之良規舉追封之盛典加號大成至聖文宣王
遣使闢里祀以太牢於戲父子之親君臣之義永惟聖
教之尊天地之大日月之明奚罄名言之妙尚資神化
祚我皇元主者施行

資善大夫中書左丞集賢大學士兼國子祭酒
教領大使院事許衡贈榮祿大夫司徒謚文正

公制

上天眷命皇帝聖旨維昔聖祖圖任相臣思與真儒共

成治效故資善大夫中書左丞集賢大學士兼國子祭
酒教領大使院事許衡以天民之先覺膺巖石之具瞻
聖學方湮惟洙泗之源是泝嘉謨入告非堯舜之道不
陳斥姦志靖于熙朝辭祿不忘于耕野迎推日策明厯
象以授人時樂育英才居成均而教胄子迺曉鈞樞之
列益昭模範之功永惟裕考之師賓恭被慈皇之渥命
爰申卹典用賁玄扃道德博洽斯謂文中立不倚斯謂
正既嘉名之載易仍公秩之榮頌尚其有知服茲無斁

可贈榮祿大夫司徒謚文正公主者施行

資善大夫中書左丞集賢大學士兼國子祭酒
教領大使院事許衡妻敬氏追封高陽郡夫人

制

上天眷命皇帝聖旨家人位乎內易存中饋之辭婦爵
從其夫傳著小君之號故資善大夫中書左丞集賢大
學士兼國子祭酒教領大使院事許衡妻敬氏儒宗作
儼儉德是躬由畎畝而踐台司不易如賓之敬建蕃維

而榮世祿式彰教子之儀門風已歷於清華閨範罔愆
於平素眷芳猷之未泯宜卹典之同加其疏列郡之封
爰示九泉之貢可追封高陽郡夫人主者施行

翰林院學士承旨資德大夫知制誥兼修國史
領集賢院事致仕王磐贈榮祿大夫少保謚文
忠公制

上天眷命皇帝聖旨崇德報功恩靡忘於先正易名節
惠禮具載於彝章故翰林學士承旨資德大夫知制誥

兼修國史領集賢院事致仕王磐志大以剛識明而遠
惟根本培植於內者確乎不拔故英華發越於外者煥
乎有文出處無愧於心窮達不易其守潛知逆黨星言
發青社之謀明斥權姦露奏重紫薇之柄出于蕃則用
蘇民氣入視草則允契宸衷贊大議於朝堂播清芬於
簡策諫止東伐奮不顧身請復外臺毅然抗疏是以皇
祖篤褒嘉之眷昭考垂寵賜之勤政有待於乞言何屢
陳於謝事榮歸梓里庶衍椿齡朕方嗣服於丕基天不

愁遺於一老追惟往行惕用興懷俾超進於孤卿仍具
頒於寵數於戲千古淵源之學蔑以踰修一生忠孝之
心諒無愧色顧二賢已膺於美謚而兩字宜婉於前休
精爽如存欽承不昧可贈榮祿大夫少保謚文忠公主
者施行

翰林學士承旨資德大夫知制誥兼修國史領
集賢院事致仕王磐妻高氏追封太原郡夫人

制

上天眷命皇帝聖旨殷周命婦之官禮均夫秩春秋小君之號體並公尊眷我舊臣為時宿德既厚褒崇之典宜加伉儷之稱故翰林學士承旨資德大夫知制誥兼修國史領集賢院事致仕王磐妻高氏淑善其身柔嘉惟則藹若出詩書之習蕭然形荆布之風服曹氏之訓而勉勵芳猷處齊城之難而益堅素守朝夕有相成之道始終全偕老之榮宜沛新恩式昭潛懿可追封太原郡夫人主者施行

昭文館大學士正議大夫寶默贈榮祿大夫司

徒謚文正公制

上天眷命皇帝聖旨傳經明道旣輔立太平之基崇德報功烏可後非常之典故桓博致臨雍之敬而甘盤勤懷舊之思古今雖殊典秩不異故昭文館大學士正議大夫寶默業尊周孔學際天人詢治體以綱常為先論人臣以功利為末侍謀帝幄剴切多文貞之風論相中書慷慨有陽城之烈而又三代建國明倫是先惟西池

儼籥羽之儀故東序擴文人之化風移俗易一變虛文
地闢天開載明正學迺瞻西朝之耆德寔為先禡之宮
師稽考規模夢寐風采是用榮分三事光融邦教之階
恩賁九泉瀟洒玉堂之契有來英爽服我寵靈可贈榮
祿大夫司徒謚文正公主者施行

昭文館大學士正議大夫竇默妻賈氏封扶風
郡夫人制

上天眷命皇帝聖旨天人之際若弗可知禎祥之來各

以類應凡祖宗父母尊榮壽考未有不以善而致者故
昭文館大學士正議大夫寶默妻賈氏婉從清望嬪我
儒宗恭儉以相其夫勤恪以訓其子珩璜中節藻薦多
儀清白傳家管彤有煒宜爾從夫之貴寵膺華郡之封
鸞誥副珈服我休命可封扶風郡夫人主者施行

翰林學士承旨中奉大夫詳定禮儀事姚樞贈
榮祿大夫少師謚文獻公制

上天眷命皇帝聖旨皇祖膺千齡之運為有元立萬世

之基崇英逸偉之兼收品式儀章之具舉誰其盡瘁朕
竊興懷故翰林學士承旨中奉大夫詳定禮儀事姚樞
才贍而通學醇而正從容中理有鎮淳靜躁之風懇欵
敷陳皆經國撫民之策粲若掌中之分域凜然堂上之
奇兵謂帝德莫大於好生而王政必先於務本江淮不
殺開九州混一之端關陝興農兆率土富安之象建侯
置牧分立等威酌古斟今總裁條制功獨高於佐命治
儼格於昇平顧將來垂統之規皆前日用儒之效儲端

首建亦惟裕考之賓師恩數宜加恭被慈皇之明訓是用申其命秩正乃鈞垣貢錫殊稱益彰褒序於戲溫詔再三存問示眷每特異焉同心一二老成于今不復見矣尚其英爽歟此寵靈可贈榮祿大夫少師謚文獻公主者施行

翰林學士承旨中奉大夫詳定禮儀事姚樞妻
宋氏追封吳興郡夫人制

上天眷命皇帝聖旨昔宋文宣君傳其父學桓少君躬

行婦道皆足為萬世法故翰林學士承旨中奉大夫詳定禮儀事姚樞妻宋氏稟厚賢明早習家訓與文宣君同宗執饋中堂始終以禮儻之少君則無愧乃夫以耆德雅望為先皇潛邸之佐昭考舊學之賓勲業在國史德澤在人心又非鮑宣可比朕圖所以勵羣工而為內則者惟爾家兼有之追錫殊稱用光采裔可追封吳興郡夫人主者施行

天下同文集卷一

欽定四庫全書

天下同文集卷二

元 周南瑞 編

表牋

中書省進賀元旦表

王德淵

伏以三陽開泰春不待於郊迎四海會同禮無先於朝
賀臣某等誠懼誠忭頓首頓首欽惟皇帝陛下躬修玄
默總攬權綱孝心隆福於慈宮德量推恩於藩邸宗親
順附邊障清寧歲屢底於豐穰詔仍頒於寬大仁風解

凍旭日舒長閭闔之九重執玉帛者萬國臣某等叨
居華省幸際明時楓陛高班拜天顏之有喜椒觴進酒
祝聖壽之無疆臣等下情無任瞻天仰聖激切屏營之
至謹奉表稱賀以聞臣等誠懼誠忭頓首頓首謹言

江西行省進賀大德改元表

伏以改元表歲一新守位之仁修德考祥誕布側躬之
詔凡沾生育快覩雍熙臣某等誠懼誠忭頓首頓首欽
惟皇帝陛下克享天心能繩祖武右文母而盡孝于庶

民以推恩二十年跋扈之臣不征而附億萬載興隆之業旣安且寧臣等分省西江馳情北闕服膺綸綺敢對揚天子之威遙指山河願祝頌聖人之壽

江西行省進賀冊命皇后殿下表

伏以上聖造邦首厚人倫之本內朝受冊益昭天作之祥宗社安榮臣民欣悅臣某等誠懼誠忭頓首頓首欽惟皇帝陛下德存孝敬道在修齊稽前代之舊章聿新渙號備長秋之令典爰錫坤珍光動星垣義形風教臣

等職縻江海心懸闕廷大琮比於鎮圭快覩儀文之盛
關雎應於麟趾式延治象之隆

安南國進賀皇帝陛下登寶位表

臣日燁言伏覩龍飛九五生意於龍編象譯重三馳
關
忱於象魏一人有慶萬國咸寧臣日燁誠懼誠忭頓
首頓首欽惟上天眷命皇帝陛下大據域中仁翔海表
柔遠能邇守帝道以無為偃武修文屈人兵於不戰克
廣穆穆宜君之善有光明明我祖之功霽雷霆而施雨

露之恩剖封畛以示乾坤之量與民更始隨物皆春
臣日燁幸際離明歡聞渙號瞻天北闕心傾北極之居
尊守土南荒頂祝南山而上壽臣日燁謹專陪臣陳
利用等奉表稱賀以聞

元貞元年三月初一日安南國臣陳日燁上表

闕

河南府路進賀皇帝陛下登寶位表

盧摯

伏覩詔書皇帝陛下四月十四日登寶位者宗廟社稷永有依歸華夏饗荒永有向賴天地日月亦皆廓然山川神鬼莫不咸若臣某等誠懼誠忭頓首頓首欽惟皇帝陛下承先聖付託之重為天下謳歌所歸維昔主鬯之方虛嗣膺撫軍之大任仁孝之德四海懼心神武之功百辟屬望壽昌徵瑞由漢而下罕聞厯數在躬紹堯

之緒斯受臨御伊始注措所先尊昭考出震之稱正太
母長樂之位乾坤泰定雷雨滿盈甫降綸音側聽輿論
凡所以繼體守文之志槩見於事神保民之誠先四者
以施吾仁無一夫不被其澤湛恩汪濊品物昭蘇不世
之姿遠越自古升平之運實始於今臣某等久荷國恩
謬膺郡寄歡欣踴躍倍萬恒情限以官守不獲奔走稱
慶闕廷無任感恩戀闕之至謹奉表陳賀以聞臣某等
誠懼誠忭頓首頓首謹言

江西行省進賀皇后殿下受寶冊牋

伏以瑤圖啓運有開宮壺之賢寶冊加恩益衍家邦之
福萬年景命八表歡聲臣某等誠懼誠忭頓首頓首欽
惟皇后殿下德配乾剛道侔坤順時維良月星明太乙
之紫垣禮備長秋天錫大琮之黃玉誕敷渙號丕顯珍
符臣某等遠在西江遙瞻北闕洪範之倫攸叙幸被訓
彝闈雎之教方行喜形舞蹠

安南國上皇太后陛下牋

臣日燭言伏以慈闡示訓遠貽燕翼之謀下國依光久
席鴻休之庇情馳魏闕首班賀牋臣日燭誠懼誠忭頓
首頓首恭惟皇太后陛下作佛中人為天下母當九重
躬修於孝治宜萬國風行於懿儀道日著於坤裳廣揚
善教澤時流於解雨默贊皇猷臣日燭僻處炎荒幸逢
熙洽喜見鈞鉉之動色願同嵩嶽以呼齡

安南國上皇后殿下牋

臣日燭言伏以陰贊宸猷尊居慈宸揚徽音於宮掖謁

和氣於乾坤臣日燭誠懼誠忭頓首頓首恭惟皇后殿下道繼思齊躬修內則動有珩璜之節退思圖史之規治首六宮旣輔成於王業風行四海致於變於時雍臣日燭幸際熙朝遙聞懿範遐荒僻處莫陪百辟之班寬詔俯臨喜被二南之化

天下同文集卷二

欽定四庫全書

天下同文集卷三

元 周南瑞 編

獻書

獻寶璽書

崔或

皇帝福蔭裏資德大夫御史中丞臣崔或言至元三十一年歲次甲午正月三十日旣臣番直宿衛御史臺通事臣庫庫楚即其衛所來言曰大師國王之孫實迪者嘗官同知通政院事今已沒矣生產散失家計窘極其

妻托克托濟農病一子甫九歲比相告曰幸煩以此玉見
售得價以給朝夕之食及出乃玉印也庫庫楚自惟蒙
古人不曉文字茲故來告聞之且驚且疑居處不寧乃
退還私室令取而視之色混青綠而玄光彩射人其方
可黍尺四寸厚及方之三分足背紐蟠螭四厭方際紐
盡璽瑴之外取中通一竅可徑二分舊貫以革條面有
篆文八刻畫動搖位置勻適皆若蟲鳥魚龍之狀辨其
彷彿有若命字若壽字心已悅之謂毋乃當此昌運傳

國璽出乎急召監察御史楊桓至即讀之曰受命于天
既壽永昌此傳國璽文也聞之果合前意心神為之肅
然乃加以淨綿複以白帕率御史臣桓通事令臣額森
哈尚直趨青宮因鎮國上將軍都指揮使詹事臣王慶
瑞嘉議大夫家令臣額森哈尚中大夫詹事院判臣布
薩壽道謁進獻皇太妃御前啓曰此古傳國璽也秦以
和氏璧所造厥後有天下者相傳寶之以君萬國然自
前代失之久矣今當宮車晚出諸大臣會議迎請皇太

孫龍飛之時不求而得此乃天示其瑞應也宜早達皇
太孫行殿以符靈貺已蒙嘉納翌日令資善大夫中書
左丞詹事臣張九思少中大夫詹事院判臣布薩壽傳
旨昨所進玉寶製造圓複俟見皇太孫親為付授益皇
太妃懿慮深遠非臣愚所能及也臣等又啓收藏寶璽
之家不知甄辨尋常以玉求售臣見而識之徑持來獻
彼猶未知望恩卹其家蒙傳旨賜收璽之家褚帛貳阡
伍伯貫并逮臣等進辦其寶者三人衣服各一表裏紋

銀綺素有差以為異日旌獎之徵臣等已詣府前敬受訖自惟無狀不勝慚赧是日金紫光祿大夫中書右丞相旺扎勒率集賢翰林侍從諸臣入賀御前命出寶璽徧示羣臣此又出於皇太妃至大至公之量翰林學士承旨董文用等前啓曰此誠神物出當其時若非皇太妃皇太孫聖感何能臻此丞相以下臺臣等次第上壽自是內外稱慶咸曰天命有歸然臣聞詩序曰文王有明德故天復命武王也今神寶之出蓋因先帝有明德故

天命復歸於皇太孫又曰皇天親有德享有道以言皇
天非有德有道則不親不享也又聞之書曰皇天無親
惟德是輔又曰天命有德克享天心受天明命作善降
之百祥歷觀上世詩書之旨未有無德而致天命之歸
者也欽惟太祖聖武皇帝秉茲神略始為天下除禍定
亂隆功盛德簡在天心受命為天下主累世尚德以至
我憲天述德仁文義武大光孝皇帝德配乾坤功包海
岳孝格宗廟子育黎元輿地所托悉主悉臣照臨無幽

咸遂生樂施及明孝太子錫仁慈之德上感君親之忱
下係億兆之望至元更號日月重明無為而治者近二
十年雖由太子進德修業之洪溢亦賴元妃內助之淵
密也敬惟皇太妃聰明淑懿姆儀崇嚴德量博厚仁敬
慈恕出於天性往古所未有也自明孝太子升遐內則
皇孫翼翼訓導端嚴外則百司班班臨御整飭由是聖
上君父大見倚重雖於時皇太孫未昭儲貳之托而詹
事之司未嘗一日廢缺以見皇天之命於青宮之命無

時不在誠非人力所能為也欽惟皇太孫殿下德資剛明才兼文武英謀獨斷大為祖宗屬望遐邇歸心聖祖憲天述德仁文義武大光孝皇帝灼知天命之所在久存隆顧將付以撫軍之重於至元三十年夏六月二十日錫以皇太子金寶大正儲位而後詔以出師之期天下聞知室家胥慶和氣穰穰溢於兩間是歲秋稔數年罕遇臣竊見天雖無言統命不爽豈期又於大行宮車晚出之後甫八日而傳國神璽不求而出於大功臣子

孫家逮由臺諫耳目之司直達於皇太妃御前益見皇
天托命皇太孫誕膺龍飛以正九五之位俾符寶璽之
文既壽而永永而又昌皇天之心大賚我皇元繼體之
君不疾不遲景命適至以允四海之望者其瑞應之兆
有三按唐史代宗之將為太子先封楚王及位正儲副
而監國楚州獻定國寶十闕曰楚者太子之封今天降
寶於楚宜建元為寶應蓋以寶為太子之瑞應也明孝
太子封為燕王今皇太孫燕王之子也將主神器而神

寶出於燕適與前事相符此瑞應之兆一也又寶璽之出正當皇元聖天子六合一統之時宮車晚出之近以見天心正為繼體之君設也此瑞應之兆二也又寶璽之出適當月之三十日有終而復始之義以見先聖皇帝御世太平之功既成俾繼體之君繼其始也此瑞應之兆三也合此三兆觀之益見天命之來際合於青宮也微臣區區之情無任傾向輒罄所見以贊其萬一謹將寶璽之所出處古今始終詳具考證按許慎說文云

璽者印也以守土故為文從爾從土其義蓋曰天付爾此器俾寶之以守此土至周太史籀文易為從爾從玉義取天付此玉以為天下君也三代以上璽文無所考按諸史籍并寶璽篆文圖說曰傳國璽方四寸其文飾如前楚以下和所獻之璞琢而成璧後求婚於趙以納聘焉秦昭王請以十五城易之而不獲始皇并六國得之命李斯篆其文詔玉工孫壽刻之太平御覽又謂藍田玉所刻二世子嬰奉璽降沛公軻道旁高祖即位服

其璽因世傳之謂為傳國璽厥後以孺子未立藏於長樂宮及莽篡位安陽侯王莽迫太后求之太后怒罵不與莽言益切乃出璽投之地璽因歸莽及更始滅莽校尉公賓得璽詣宛獻於更始赤眉殺更始立盆子璽為盆子所有後盆子面縛奉璽于光武至獻帝董卓作亂掌璽者投於井中孫堅討董卓於井中得之袁術奪於堅妻術死荊州刺史徐璆聞帝為曹操迎在許昌以璽送之帝遜位以璽歸之魏常道鄉公禪位璽歸晉懷帝

遇劉聰之害璽歸於聰聰死歸於曜曜為石勒所滅璽
歸於勒勒滅入於冉閔閔敗見收於閔之將軍蔣幹者
晉鎮西將軍謝尚購得之還東晉時穆帝永和八年也
自璽寄於劉石五十三年晉復得之而後宋齊梁陳相
傳以至於隋隋滅蕭后與太子正道并傳國璽並入於
突厥唐太宗即位寶璽未獲乃自刻玉璽曰皇帝受命
有德者昌貞觀四年蕭后與正道奉璽自突厥歸於唐
始得焉朱溫篡唐璽入于溫莊宗定亂璽入于後唐莊

宗遇害明宗嗣位再傳養子從珂是為廢帝石氏篡位
帝自焚自是璽不知所在宋哲宗時咸陽民段義獻玉璽
及徽宗為金所虜凡寶璽悉皆取去內玉璽十有四有
青玉傳國璽者一其文其色與今所獻玉璽相同則知
宋之南遷近二百年無比寶璽明也然自金既取于宋
之後寶璽出處的實未見明說以及我皇元適集皇太
孫寶命所歸之際應時而出臣職總御史親會盛事不
可以不錄又圖中別有一璽其文亦八旁注曰此傳國

璽背文也今見寶璽背皆刻螭形蟠屈凹凸不齊徧厭
四際其地難置此文按太平御覽晉泰光十九年雍州
刺史郗恢表慕容永稱藩奉璽方六寸厚七分蟠螭為
鼻今高四寸六分四邊龜文上有八字曰受天之命皇
帝壽昌原其所由未詳厥始以此觀之當別是一璽非
今傳國璽背文也此又不可以不辨臣誠惶誠恐頓首
頓首謹奉牋上進以聞伏希聽覽臣不勝瞻望之至

至元三十一年二月閏 日資德大夫御史中丞崔或

上

天下同文集卷三

欽定四庫全書

天下同文集卷四

元 周南瑞 編

歌頌

正元祝贊詩

釋希陵

皇帝即位之明年改元元貞海宇乂寧萬邦欣戴罔敢
違順太平之兆見於斯矣臣幸逢元日詣闕祝贊序立
殿陛之左親瞻穆穆之光而又獲覩禮樂之盛混一氣
象之雄私竊踴躍作誦稱咏聖德炳同日月之麗天用

垂萬世無數其詩曰皇帝踐祚聖同堯禹纂承丕基光顯宗祖載洪弘烈繼離照午昭德惟新民物咸覩明視達聰通今博古登能用賢左右規矩克剪姦兜靡遺細鉅服德畏威蹻躋伏海夷卑臣罔敢違拒天錫皇元混一寰宇綏厥黎庶德滂仁煦島壤蠻陬無遠弗溥元貞元日百典具舉龍戟鸞旛排軌行伍百辟躋蹻拜笏臨舞衆樂奏和鳳翼應拊地產百祥天降百祐貢璧獻琛摩肩踵武天錫皇元作萬邦主如日之升下照九土

箭矢橐弓式偃兵旅國旣阜豐民亦無寢永願萬年惟
馨德輔祚與天齊無墜厥緒臣作歌詩播諸樂府

祝聖樂章

盧摯

春從天上来

至元二十九年八月二十八日

姑射乘龍與少皞行秋佳氣葱葱天上萬歲聲中想見
玉立神崧更川妃微步便似戶外昭容建章宮正雞人
唱曉鳳吹騰空流風太平禮樂是鼓腹康衢白叟黃

童說向周公聲容文物歌舞帝力神功幸天公不禁人
間酒醉得西風此心同有黃河為帶江漢朝宗

清平樂

元貞元旦

元貞更號日月開黃道試看韶華何處好擊壞康衢父
老相將竹馬兒童崧高萬歲聲中誰浦梅花香裏人間

第一春風

鷓鴣天

元貞元年九月初五日

青女飛來汙漫遊素娥相賞玉為舟三千年也蟠桃熟
萬歲山高錦樹秋開壽域望神州日華雲影思悠悠
願將江漢清風頌鑄向崧厓最上頭

木蘭花慢

大德六年正旦

問東風何似早去聲吹綠洞庭波要催起江頭梅粧的
柳態婆娑遙知玉墀鷗鷺對青陽紫禁鬱嵯峨懼動雲

間闔閨應收雪外蓬婆 誰將瑤瑟托湘娥郢客播絃
歌向執法森然壽星明處陡頓春多衡君也能三呼去聲
更雙成度入曲奏雲和如許升平文物仍逢混一山河

迎佛會歌

皇帝繼天位而不顯洪猷弘聖教而幽通玄理德被遐
深功濟周微者矣元貞元年二月八日詔迎佛於京師
大鎮國寺遵舊典也是日春熙風微路不揚塵太后太
妃出駕於郊施賞金帛歡沃衆心百辟卿士揚鞭於道

約其不齊咸蹈儀軌士女扶老攜幼軒車接武聳瞻如
林鸞聲揚於覺輦象步由於梵衢旌蓋幡幢交羅巍巍
饒鼓簫管噭嚙淫淫紫貝之寶流精明月之珍奪目妙
花天雨於靈域瑞光智湧於金儀邈乎象教之玄風載
興於聖世也觀者踴躍滌瑕蕩垢啓謬暢誠向風趨善
滂流萬邦化亦洽矣臣幸觀盛美無以形容乃稽首而
作歌曰於昭有元赫矣其昌洪休載揚敷明德以王幽
抽教鑰密紐釋綱澤流彌萬世惟法之光覩金儀勝天

人來引乘駕龍十二頭五雲流慶天開地闢日月正韶
奏鳳儀和之應萬邦稽首稱天子聖

天下同文集卷四

欽定四庫全書

天下同文集卷五

元 周南瑞 編

記

皇帝遣使代祀中嶽記

盧摯

皇貞厥符誕荷詒謀寅恭萬幾人神具依曰若稽古以
遣使者於是近侍臣布呼齊臣雅爾哈奉白金錦旛禮器
香幣以至元三十一年五月十九日傳遞自京師至祝
涓吉致嘏得翌日己巳奠於中嶽中天大寧崇聖帝諭

旨少中大夫河南府路總管臣摯等上咸秩山川昭事
神祇之意甚勅其思所以副稱臣摯等謹百拜稽首承
詔既謂摯汝文人今以守臣在列其為祝詞其辭曰朕
仰承祖考付託之重俯從輿議推戴之情夏四月十四
日即皇帝位深惟繼述先皇帝所以事神保民尤為守
成大事臨御翌日制詔天下矣維神駿極卓偉嶽茲中
土載籍以來禎祥光烈焯示萬世者不可殫記是用敬
遣使者代朕詣祠惟神願歆景貺昭答鎮衛社稷阜康

民物以鞏固我不不基亦惟肅恭苾芬以永永事神也
明年改元元貞三月十八日壬戌近侍臣諾海奉議大
夫前功德使司副使臣答理禡尅敵至如初禮二年二
月十三日辛亥中奉大夫給事中兼修起居注臣瑪努勒
冲素崇道法師臣吳全節至如元年禮知事臣張中攝
土臣旣事臣全節謀之臣買奴謂摯曰上蒐文揆典三
遣使者走儀幣供祀事踐祚以及元年秩於駿岳公皆
與焉今滿代寓是邑而給事全節輩寔來將刻石以責

盛禮當有紀也摯拜稽首曰上聿繩祖武皇建有極致嚴祀典凡所以斂福錫民者方昭假于天子嶽鍾奇蘊粹畀靈臣鄰柔嘉惠直伯仲甫申式百辟明邦國將肅命以賦政四方于蕃于宣以翰帝室天子萬年令聞不已臣摯固雖蔑焉孔碩穆如之風尚當踴跂林野強勉蕪陋蟲吟雀躍形於篇牘聲諸金石以自附雅音之末況摯身親目覩者固宜特書俾有紀焉獲托名以耀永久使者之言不唯大神之所歆艷輿人之所觀感其在

臣摯尤為幸際也

代祀南嶽記

盧摯

大德二年春正月中書舉世祖詔言裡祇古巡狩事甚重遣使代祀甚選誠意多儀以獲景貺甚答帝曰俞咨三公今揆典當秩海嶽河伯遣使者宜如中書言二月詔近侍阿都齊集賢學士大夫盧摯乘十乘傳走望中嶽淮南嶽南海崧桐柏竣事三月丙申至衡翌日丁酉奠於南嶽司天大化昭聖帝如元年禮加幣焉上

臨御五載聖治日躋嗣歷之初守文熙績民阜歲穰是皆
戢兵祥刑輕徭薄賦所致其為格神之休不旣大矣乎
臣摯敢以聖天子事神保民誠敬之志金石玉衡以永
南土戴履高厚之心或以雲風雨暘一時適然為奠岳
之瑞者摯皆不書是日臣摯拜手稽首為之記

天下同文集卷五

欽定四庫全書

天下同文集卷六

元 周南瑞 編

記

新修滕王閣記

姚燧

龍興即唐之洪都宋之隆興世祖賜今名以封裕皇者也故闢省于是其治所及北始於江而南際於海三十里其俯而聽命者龍興南康江撫建昌袁瑞吉贛南安臨江南雄韶廣潮惠連封肇慶德慶為總管府二十英

德南豐寧富南恩循梅新為州八凡二十有八城又封裕皇母弟於吉北安王於臨江賴俾茅土相錯教令相及所以強本固磐石也故龍興為大藩於天下其基城為閣乃唐滕王元嬰所為王弘中觀察江西已一葺之韓文公記其上終唐歷五代宋不廢大抵非唐屋矣省臣見今風雨凌瘁榱桷腐落曰不治將傾乃請皇太后出隆福宮錢五千緡始為重屋大其故制三雷七楹飛枅題節弘五筵崇七尋其勢則山出而雲飛矣落成之

日省之三公與尹是府者各偕其屬攜燧登望江山數百里官寺民廬才萬區皆列之軒戶一觴相屬曰壯哉是觀皇太后之賜也今始落之而子適至宜為記之燧曰弘中之後不知其幾算矣莫有記者蓋不敢韓亞也燧何為者乃勇為數百年人所不為者乎然惜公不生是時也五帝三王以降能一天下者秦漢晉隋唐與宋六家其疆理惟唐為大今世祖天戈所加正朔所頒南極於闔婆東至於倭奴西被於日入之西澨而北盡於

人跡所不可踐者纔三分有一地不足並也滕王為高祖
支子而視裕王為世祖元適今天子皇考其位與聖
又不足並也觀察非有是省之尊所觀察地止於八州
亦無有是二十八城之遠之衆葺者弘中特易所故敗
非若今出錢隆福宮一瓦一木不階其舊悉毀而新之
如是不變其名猶曰滕王閣者蓋不欲求勝於前人又
以見皇太后之仁也於戲得公記之其侈甚矣當何如
哉當何如哉今記者之遇閻之不遇也雖然事有可知

有不可知由可知言龍興南去兩都數千里塗非東興
所出尹府之臣圖閣上之亦必一經聖覽或者裕皇后
在天從先王風馬雲車遐狩八極過而一息者人則不
得而知也

至元三十一年十月旣陞前翰林學士奉政大夫知制
誥同修國史姚燧謹記

龍興府學奎章閣記

姚 煙

臣嘗官外每聞詔下唯諭行省院臺宣慰廉訪轉運三

司與職軍民之官讀已則還之中書或掌於行省院臺廉訪轉運而宣慰與職民者省治之職軍者院臨之故受其成文以行無有所掌三司中宣慰班最諭所及者猶無所掌況提舉學校五品居職軍民官下受其成文以行無惑也然其治必居宣慰廉訪所治府州教官聽其約束者其地與二司等此實世祖建元復故事也二十有五年始分降詔復江淮多士力役俾一提學自掌其一由是師生鼓舞相語以為平日諭所不及一旦與

行省院臺廉訪轉運者同有是掌卑於名而尊其實其職反若居宣慰職軍民者上自十三年平宋後所無北方人士聞之曰是豈獨無於平宋之後列聖茲降所無實興起斯文萬世之成規也今皇帝當寧首致意於學校馬分降詔如世祖而加密焉其宏綱曰聖人之道垂憲萬世其目則還貢庄學田為釋奠養老完廟與師生之廩俾有司舉其才德亦一提學自掌其一江西道儒學提舉臣黃謙亨龍興路儒學士友等相與謀曰至矣

聖祖神孫之惠縫掖也復其力役既富之還正學田以
廩師生又教之俾有司舉其才德又庸之士生斯時何
其幸哉觀今掌詔者多隨印所歸秘之私家其完是六
經閣表曰奎章鏤牘而丹鬆之錦韜而金鑄之職教之
官日夕番直其下庶以遠亵而致崇亦小臣報上萬分
之一也請諸省臣省臣曰宜令臣為記臣聞虞夏商周
四代之書曰典也謨也訓誥與誓與命也為體者六詔
有其五焉曰尚書所請近於謨誕告多方鈞乎誥為法

於來茲則訓俾職教官恪以持則命先儒說典文曰冊
在冂上尊閣之也今是重屋上以除風雨下以遠坌濕
既翼翼矣今其上豈不逾尊於冂孰曰非典也耶表曰
奎章所以侈兩聖作之君作之師宜其風勵是道方干
里之士使人人自飭責成德達才於其躬

至元三十有一年記

天下同文集卷六

欽定四庫全書

天下同文集卷七

元 周南瑞 編

記

江浙行中書省新署記

閻 復

至元二十九年夏五月江浙行中書省新署成明年夏
五月復遊杭省府會宴政事堂請記興造之蹟於石謹
按中書漢官名魏晉以來始改秘書省為中書省唐置
三省中書其一也地位尊崇列尚書門下之右國初政

尚簡古有中書之名而僚屬未備中統建元更定官制乃置中書總握機務尚書六曹隸焉又酌近代之典立行中書省分鎮方國荒服諸郡隸焉蓋古方伯連帥之任也王師渡江詔命巴延丞相行省軍中江南旣平遂置數道行中書省撫綏鎮遏之惟兩浙東南上游襟江帶湖控扼海外諸番貿遷有市舶之饒歲入有蘇湖之熟榷貨有酒鹽之利節制凡百餘城出納以億萬計實江南根本之地蓋兩浙安則江南安江南安則朝廷無

南顧之憂膺是責者非股肱大臣威望素著鮮克稱任
粵自政化更張今榮祿大夫平章政事烏瑪喇首拜茲
命榮祿大夫平章政事阿喇卜丹資善大夫左丞趙仁
榮中奉大夫參知政事特穆爾嘉議大夫簽行中書省
事郭筠前後接武同寅協恭若夫內給弓兵外通海漕
理財以經國勤政以綏民以至築圍田以備水平糴價
以賑飢盜賊止息人安田里以布宣皇澤唯謹先是省
署居亡宋之秘閣屬有回祿之變今福建行中書省平

章政事史弼時為右丞其議作而新之杭州路達嚙噶
齊幹齊爾理問官柳澤寔董其役度材於官傭力於民規
制有經功用有節閲數月而後畢前逮政事堂為發號
施令之所後為便閣以居八座左右二廳為郎幕東西
二廡為掾吏舍旁起兩公廨一為理問所一為鎮守萬
戶府中堂有甓甃戟有門宏敞壯麗視舊有加焉愚聞
古者堂室座右皆有銘所以陳箴規示儆戒也省府以
台鼎之重統治三吳生民之休戚係焉中外之供億賴

焉東南之安危寄焉勿謂茲庭距京師遠甚慶賞刑罰
得以專之洪惟聖天子明見萬里之外愚願居是任者
入門踧踏如趨文陛之下踵堂祗肅如侍丹宸之側威
顏咫尺如天日之在目玉音諱誨如雷霆之在耳相與
兢兢業業正已以率天下安靜以致治功協和以熙庶
績一善未宏思務舉之一才未進思務與之一弊未除
思務去之俾三吳百郡之民以至海隅遐陬咸被維新
之化歲樂豐登域躋仁壽異時述職天朝褒德賞勲薦

膺寵渥新之又新煥然宜自作省新署始先民有言詢
于芻蕘勿以老生常談而棄日新之功也

高麗國大藏移安記

閔清

昔甘蔗氏初成正覺普觀一切衆生具有如來智慧德
相但以妄想執著而不證得因起大悲欲以佛之知見
開示悟入然機根萬差不可以一法而度故出廣長舌
演種種法四十九年無說之說洋溢乎大千無非應病
之妙藥也於是又有經有律或顯或密分則為五教合則

為一法及乎佛日既沒諸聖繼作發揮奧義文而成論
如是三藏自漢明已來波及於東夏者并諸傳記無慮
六千餘軸是所謂大藏也若比龍宮所藏則須彌一座
大海一滴耳然法無不具願無不遂凡人天富貴大小
涅槃莫不由斯而出則三界中所謂大寶者能有過於
是乎惟我國家專憑法力創業垂統歷代嗣王莫不克
遵前典式至於今休由是大藏寫成者有金字銀字墨
字印成者有遼本宋本鄉本鄉本則現有流行之板故

內外名刹靡不有焉南嶽鐵山和尚稔聞海東山水之勝欲一觀覽而本國道俗想望其高風者有年越太德八年甲辰秋因受諸公之請浮杯而至閻國尊崇如見佛日瓶錫所止四乘如雲隨根適器咸蒙茲澤若非古佛權現疇克爾耶師因游化到江華普門社見藏經三本問其來由曰二本乃往古君臣所安一是今奉翊大夫知密直司事軍簿判書上護軍許評同瑞原郡夫人廉氏了因所營也師喟然嘆曰往者志不可奪今者意

或可遷也譬如鑿百尺之井者牢閉而不肯惠人則井有何功哉得如意之珠者深藏而不令闕則珠有何德哉今此藏經雖或披轉似不能及闕何異閉井藏珠

者乎彼江西宜春之大仰開山祖師曰小釋迦由是得名祖僧禮祖曰我來東土禮文殊却見小釋迦由是得名祖嘗記云住此山一紀者是吾再來而雪巖欽公住餘一紀果符慧記予曾以已事參叩嘗蒙啓迪且示以偈曰拈起集雪峰上月人前拋作百花毬今雖為古人想之

如在現住者亦欽公之子也地靈境勝代不乏人但以
寺經回祿法寶有缺耳倘減一於此補彼之缺則豈非
開井於八達之衢置珠於輪王之手乎許公聞之喜若
發蒙冠日將付歸舟欲事之與彼山不朽請清為記予
辭以非才且病繼有和尚請書辭意懇欵清於師戒香
亦有一日之熏不能獲已忍病操毫聊識其事於戲普
門在大虛中一微塵耳而所藏法寶大千經卷也若非
慧眼明見破塵出經則許公之九仞功山未免一簣之

虧矣况彼仰山號為釋迦再來之地亦中夏之靈山也
我和尚雪巖嫡嗣亦釋迦之長子也因其言使斯經傳
於斯地則靈山一會復回今日其所饒益可量哉則許
公之獲勝功德又可量哉雖在見聞亦可為慶者與
大德十年丙午九月日記

安福州學新鑄祭器記

劉坦

大德甲辰秋七月安福州學新鑄祭器成教官率諸生
觀於堂上既乃藏諸禮庫設掌器一員慎其出入凡為

簋若簋各十爵十有五坫如之六樽惟犧象各一杓如樽之數餘四樽各一併罍洗爐餅為七十一皆銅也鈔費伍伯有竒蓋自開禧丙寅遷學迄今百年物久而敝莫有諳省春秋舍奠隨時繕補知禮者以為詬蘇侯既宅牧視類宮加重未幾王侯來贊郡治首相與言曰器皿不備不可以祭矧非求舊惟新議克合亟召冶鑄氏按圖考古盡發菴士餘財以充其費不足則於二侯取具焉逾月釀成行且有事於廟滌濯告潔先聖先師洋洋

洋臨之在上或曰古器有用玉者禮之玉爵是也有用角者記之角散是也簠簋字皆從竹范金為質何居余嘗觀集古錄不但龔伯之龔伯庶之敦亦有叔高父之簠則器之用金三代時已然矣於今夫何疑惟是事也二侯協成之職教者與有力焉坦舊諸生俾記厥始不敢以耄辭

天下同文集卷七

欽定四庫全書

天下同文集卷八

元周南瑞編

記

臨江軍新喻縣學大成殿記

劉辰翁

喻學丙戌之修禮殿為大教官吳鳳孫以丁學諭敬直
來請曰老生無能為於鄉黨視前楹碑宋紹定戊子李
侯仁任所修也於今六十年矣柱崩梁壞風雨歸然乃
乙酉十月廉部真定趙公秉政既定先聖弟子籍百又

二十人復其終身常調不征縣旌別有加命修學於是
令丞簿尉各以其力為倡士之經營勸相者奔走來會
月三望而功畢廟闢丈餘櫺星翼張越佚舊貫寢焉出
於震蕩殘缺之後蓋勞於創造而大於興繼鳳孫則承
乏視成而已此部使者奉宣之實意而諸大夫邑人學
愛之大誼也念於茲敢請余惟是邑名公多士非猥遠
凡陋者之所敢及旣辭不獲則受言而載之於篇道猶
天也凡干戈潰亂之由於宇宙如雷霆風雨危不可處

而天體霽然不待明日光復其舊必歸於禮樂情性道德風俗如使古聖人之所以為天下國家者不用而出於兵與刑則民之類滅絕矣孰非命也由周公而上千有餘歲命世而為君由孔子至今亦千有餘歲命世而為儒君道未嘗非儒儒者實輔是君以明其道故誦堯之言行堯之行是亦堯而已矣誦夫子之言行夫子之行是亦夫子而已矣居敬行簡以臨其民南面之夫子也敬事而信節用愛人千乘之夫子也一日無是道

則國非其國矣而儒者猶歎然曰不用道未嘗不用於世而世有無用之儒代之所以絕續存亡民之所以死生利病特繫於理之是非而不在於人之用舍得乎道而為天得乎天而為命道命一物也古今一日也道在是則夫子在是夫子在是則君道在是故事道如事夫子事夫子如事君記曰能為師而後能為長能為長而後能為君夫子教為君者也律有煩有省令有遷有改惟經之為訓母敢畔是故春秋者撥亂反正萬世太平

之書也利欲之橫流也甚於洪水然平成之後不聞復有洪水也由今之俗望春秋猶治世非春秋之世治也所以為春秋者治也刑之而有不懲也兵之而有不遏也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受之天為中國受之王為嘉師必有推明人極之立與天地並其效常得於世教之所不及而後知今之致治者容有未盡昔之暫廢者本未嘗亡也夫視學告朔豈直觀美哉諸生低徊習禮具瞻冕服其亦思夫東家之匹夫陳蔡之環轍時君遺之鄉

國違之而所以致此者亦其遯世無悶不怨不尤屈於一時者為教萬世故必以迂晦為世守阨窮為家法而况上之人優重之作成之當路簡拔之著定之閭邑茂異之顧其踽踽涼涼一或不能專志於道而終安於命則所以為天下國家者又未見其有可望而天下國家亦卒若外之者未必皆世之咎也余旣言三代餘民受罔極之賜於夫子者又欲陋巷時賢以身之貧賤學其為夫子者蓋進取之事不在科舉而在學術與人品此

世道之古也孰非命也儀封人語二三子云天其或然者
闕

紫薇書院記

王夢應

東南書院母慮百數多賜額賜書紫薇創晚獨未賜亦未有田廩士故山長列部缺過者弗顧邑校領焉其棟

宇城極南依山瞰江瓠落孤寄乃者化兵燼假進士莊
寓其名士散業荒講席不見其後有以莊入書院為田
若干前學官市民居莊右時方復儒又盱江余公任秉
廉使車行部凡前之戾儒者悉誅且起前撫州崇仁簿
陳君中子長紫薇君曰此鄉人士講學地寓不便請新
之乃計程出力乃慮材命陶經始庚寅八月落成十月
不煩公費毫髮殿堂門廡上下瓦甓俯仰秩秩如見闕
里余惟與時講學如三代惟石鼓起唐鹿洞起南唐餘

皆三百年之故凡春陵關洛湖湘武夷江浙書院即冠弁
象設稱大講席當時渠渠欵欵竟以誰為風雨雷霆之
後使人思孔曾思孟於無窮獸墉水下更遠更甚夫能
使人心一日見仁義禮樂之懿世道百年有勝殘去殺
之盛其道端在講學乃心胸異歲月遠後之視今今之
視昔終或不然何哉周漢以下為三國六朝為劉趙石
趙為秦建元為魏永明又為數百年唐宋君臣事行師
友道遠皆隨世有學皆隨輕重精粗有成吾黨之士盛

時之初不勝宇宙民物憂責以為猶夫一日則焦然蹙
然不得於天地者免夫夫數畝之宮通天下似之旦旦
深衣立乎此者所以不徒生於今之世也君以一人之
力為鄉國百世之地難矣謂講學於此時也然則君明
經才進士用世當偉然闕

大藏新增至元法寶記

趙璧

金人夢漢象教以興白馬來東龍藏斯峙若稽古伯益
山海述天毒之國偎人而愛人郭璞謂即天竺浮圖也
偎愛蓋大慈之義是三五之世其國已名東方朔昆明
之對系其後矣劉向傳列仙叙七十四人在佛經佛經
之稱昉見於此至三國六朝迄唐而文字富又自唐迄
五季及宋而議論長惟我聖元祖宗以仁立國其道胥
契於是尊崇信慕有隆於古而西域異書種種而出帝

師國師譯新采舊增廣其文名以至元法寶刻在京邑
流布人間江南去萬里而遙傳持未遍松江僧錄管主
八翻梓餘杭凡諸路度經而未有者許自裝印藏教以
完會其部得一千四百四十總其卷得五千五百八十
有六與高駢所記五千四十八卷云者真若有羨考之
信史梁武總集於華林園中已及五千四百卷隋志所
載則凡一千九百五十部六千一百九十八卷較今為
部四僅及三為卷十不見一厥後無漢壇之異夫何為

數不逮於昔遂言增廣於今耶吾聞有大經卷量等三千大千世界藏在一微塵中而西土華嚴殆不止百千偈頌倣是而推又可部帙計哉鹿苑金河四十九載橫鑒其說遽曰於是二中間未嘗談一字杳智國子荷法東驅一花開券遂有今日究厥大旨又謂不立文字直指人心後之人因其直指了所未談知一大藏教是箇切脚以此遮眼以此照心會有言語道斷心行處滅而筌蹄之者皇恩佛恩一時俱報不然塵刹熾然編集等

百億須彌盧則何益矣勗哉禪流母負流通之意



天下同文集卷八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天下同文集卷九十八至

詳校官中書臣呂光復

助教臣常循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朱銓

校對官編修臣于鼎

謄錄監生臣錢熙熙

欽定四庫全書

天下同文集卷九

元 周南瑞 編

碑

聖元重建南泉山大慈化禪寺碑銘

姚 遼

皇慶之元普蓮宗主明照慧覺大師慈昱書遣弟子嗣瑞嗣叙南泉山大慈化寺為臨濟十三世孫普菴印肅所基以勝國乾道己丑示化既累謐矣至皇元大德

庚子實百三十一年昱再為之請謚於朝成廟制可即以其年大德者加舊謚寂感妙濟真覺昭貺之上其褒其德無以侔大視昔八字猶燭火之當皎日黯不輝矣又叙寺火於至元壬辰之春主僧去之府縣且僚合諸山高德請南源山廣利萬安正叟禪師紹中經理其費後四年乙未昱始繼席修復完矣當是加謚之歲再火再繕治之逾紀乃成且錄劉必大為國博應奉翰林文字翰林修撰提舉湖廣儒學所撰加贈大德禪師萬佛

寶閣圓堂普蓮堂普度橋袁士趙璧之橋墩吉士宋處
仁之昭烈廟與主仰山太平興國寺佛鑒大師希陵之
壽山慈化寺與主南康開先寺了萬之天竺圓通殿及
昱自為高麗金字經諸記丐燧曰以是為迹銘之寺碑
為讀盡卷漫不知位置何地乃詢瑞輩俾圖示之而統
其要寺蓋距州百二十里蓮蕩橫前三門之內對峙二
塔儲金字經左右鼓鐘二樓中拱二殿相背前曰普光
明以事佛後曰定光以覆普菴塔次萬佛寶閣雨華堂

達本堂圓堂樓下祠武安忠靖兩王武安之為關侯者
世則知之忠靖為五季漢周張翼佐南岳者世則莫聞
廡以周之門左右則東西藏殿儲經三藏自餘齋閣方
丈香林書院月臺仍普菴之舊為大圓堂諸小殿僧寮
賓館倉庫庖湧再廡周之凡三重中兩廡皆重屋凡千
四百楹南泉之山環其外盤盤如城天竺圓通與昭烈
皆在西北黃圃市香山之間昭烈則忠靖原廟普蓮堂
與橋則在洲中堂有亭閣廊門橋堂隆興吉瑞鄂潭東

西南北通塗石墩十四跨江中貫而梁其上有佛閣鐘
鼓樓與普蓮各五十楹亦大役也役大則不出已力之
獨其攻金攻木攻石陶冶髹漆綵繪百工無一可後又
衣食其徒多至千人若是其衆也衆則用奢而寺無寸
田以自業惟恃垦之言出化行鼓舞作興於江湖西南
方三千里地之民最歲施入多至中統楮泉千以計者
百萬有奇而佐力操畚鍤具薪爨者猶不與存何修而
臻此哉謂普菴澤歟何前乎此學佛之人不能振舉至

昱為人心服而勸趨於事者非直其才致然亦有道也
且人之情能勉志專力於一燭之後再燭則弛而怠焉
昱不加退規利益侈輪無益媿易曰神而明之存乎其
人豈不信哉雖然猶當上求其所自西方之教行中土
也漢唐而下正朔所及有遠踰海國若今日者乎星羅
棋錯小而鄉縣大而府州為佛宮者何啻萬區為其言
而遁跡空門者其徒又亡慮百有餘萬列聖為制不雜
民版又屢降璽書禁人無侵覲其產驛傳不宿官物不

儲飲食燕樂不聽肆筵器雜於中其崇禮而保佑之已
至矣皇上又以司是僧為正錄者衣食百需取足諸山
虞日繭絲使就因削為罷黜之歲一再誦經五千四十
八卷天下何啻千藏集披緇之徒散幣饋食果茗膏燭
之微一出公帑人又別加賜焉是舉天下為徒百有餘
萬霑浹恩波無有一人或遺也於戲昱所以能就事功
與人之風行草靡樂推與者豈不亦乘是機偶是時哉
予儒者也文乃儒之一事言之不文則行之不遠昱其

有見乎此遠以求予予惟浮屠之書旨歸奧妙其徒自非警穎童而習之白首不知其原矧予平生未踐其域不嚙其味者苟剽而強為之知終亦膚近而多所謬失適為自欺且欺人以速專門者所警韓子嘗曰如欲聞浮屠之說當自就其師而問之何故謁吾徒而來請予知守此故不敢效必大之博洽為浮屠說探其懷以與之祇屢書其善興而教日夕祝釐上酬帝力下昭祖德者而詩之其詞曰

普菴肅公僧中之雄由篤其道為世所崇遇有潦糗為

民祈禴曰雨曰暘罔不時若衆向其化為新攸居日月

幾何雲屋渠渠尋復示寂其在勝國八言用褒節惠已

闕

去世攸遠傳之昱孫猶以哀榮上敷帝闈於皇成廟

閔其克孝不斥異代加謚有詔維茲大德表歷紀年不

惜闕

之其仁普天肅由是名充塞普率雖昱於藍未敢

曰出作室爐餘田無畱舍人以賄來如取如攜伐材賴

山鐫楚窮石百工鼎鼎孰後爾職杵之騰騰斧之矜矜

眡址相方其直引繩楹以負棟寔千四百丹漆之塗如
翬斯赫嘗觀有司鉅室責為有書以徵有罰以隨人將
趨事憚貽已勦巧為避逃猶幸不至於何浮屠無罰與
書視所欲為諾不待呼功成不有歸之其祖於橋殿堂
必字以普倡其徒千釋言日宣於以祝釐天子萬年天
子萬年期昱孫子有來原原世受其祉

天下同文集卷九